居易堂集

居易堂集卷之三

書

致巢孝廉端明書 附答書 又附書後一則

滄桑以來揮忽二紀俛仰宇宙聊焉無儔獨我端明孝廉巋然靈光故國完人天下仰望不啻松喬之在霄漢間不肖弟忝屬同心神往徒切而欲一促膝論心則無如端老既廬墓不出不肖弟又土室自錮也常與佩遠語及左右戲謂之曰吳子素有神力能致吾兩人一時會合否佩老云吾不能必巢子以必來猶不敢強昭法以必往也乃於昔春道駕忽越二十餘年足不踰户不援親故之例破格遠顧廻旋二宿

里之遠踰嚴城遇非類而不惜再越宿始到吾草堂此種至意未知不肖弟何以得此於端明孝廉乎驚喜感愧殆不可言然乍接顏儀猶以爲夢中相見既得促膝論心則以爲巢子真從天而降也驚喜感愧又何可言即滿堂賓客無不相詫巢孝廉破二十餘年之例特枉徐子山居誠一時美談千秋盛事也第恨別去之促僅僅脫粟一飯遂復返旆昔郭有道過袁奉高不宿而去鍾士季見嵇中散一辭而返始以道駕之枉存既用自詡既以道駕之旋返又滋用自懼矣悚息悚息如何如何別後倐易兩寒暑舍甥吳濮時時過從必問起居萬福知尊著益富曷任欣慰

惟是弟既不能自踰土室造端翁之墓廬又不能以二十年種種撰著遙寄就政有道如何如何孟夫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嘗竊論之君子既生於世未有不能兼善者即窮而在下然固有豎一世之風聲繫萬古之綱常者如伯夷餓於首陽寧非獨善而其所繫於世何如也且士君子不得志於時往往著書立說以垂教於後世弟之無似心竊慕之第恨土室面牆孤陋寡聞即有成書不得如吾巢子者而是正之前者既過草堂又以片刻促別真當面錯過所以至今為悵悵也如何如何專札馳候以布慺慺鱗羽之便弗吝教言

自丁未暮春獲奉良晤倏忽三秋眷懷彌積時有緒言欲寄以乏便鴻祗有神往頃八月初旬奉有手翰知道兄見懷之深注存之篤也弁悉道履可勝慰藉唯我道兄質任堅剛窮而彌厲眞可謂百世之師矣弟感泐其下風雖埋影孤村不與知故相接而時時奉一俟齋以爲師表聞聲相思豈必握手相語哉彼林宗不宿而去士季一辭而返皆漢晉之流習非世外之眞契也道兄何必引此以爲病耶曩日半晌之晤誠恨其促因有他賓在坐不可以晤然弟私心爲已多者古人相視而笑以爲至足寧尚存乎見少哉日月擲人去晨難不宵鳴此非陶靖節之詩乎然於斯時卜居南村抗言在昔素心晨夕高臥羲皇而今也欲言無和顧影自悲舉步萬難縮地無術唯有夢寐可慰相思而積思不舒沉痾益劇弟舊年雖了向平之事明歲履耳順之期而白髮蕭蕭槁項離落去日苦多夙心終結亦付之永歎已矣如何道兄以未衰之年獲潛養之實咫步有閑耳目有屏外累既遣內心自靜神宇泰定而學道愈𢣷門以外截然寘之尚何觸耳而驚經心而痛者之有哉然愛重一身不唯爲已戒心慄慄無時不然終身之憂君子所履其茲日之謂乎若弟性鄙學荒離羣多疚今益年衰氣衰不克自進祈高明有以廸之無閒於遠近也望之望之

巢孝廉端明名鳴盛嘉興人乙酉世變後即遁跡荒野矣以廬墓終身不毀膚髮時天下稱遺民之中有同調者三人則宣城沈徵君眉生嘉興巢孝廉端明及余不佞也孝廉平居足不踰戶親知都不接見丁未暮春忽破例遠顧余於山中洞沿二百里越嘉禾松陵吳郡凡兩宿而後到吾草堂遠道跋涉而來者即嘉禾黃子復仲而草堂

中同集者爲江右曾青藜山東姜奉世乞一時傳爲盛事又二年己酉秋余寓書問訊孝廉北孝廉答書及贈篇也又十六年余輯拙集得之筒中嗟乎今孝廉與彼君俱已逝矣俯仰之間愴懷者久之

答節公書

名大鉞字節在靈巖嗣即宣城沈麟生

五十之年忽焉已過惶惶焉惟以無聞自懼不敢以知非自解也重辱吾兄不相遺棄千里贈言華袞之加不啻榮幸主臣主臣不肖弟衰遲悠忽虛負歲月雖學道有心而聞道未期吾兄以千里之遠三年之別而未荷諄切規誨勉其不及而津津揚詡其三十年之陳跡是非所望於吾兄也雖薑桂之性老而弗渝三十年素履未嘗毫釐失墜然此是吾故有無足多談也鄒浩與田晝交生平以氣節相激厲浩爲諫

官晝惟恐其不言及浩以爭廢立事得罪直聲震天下以誦歸浩見晝而流涕晝正色曰丈夫所當爲者不止此也在志完勉之耳浩茫然自失此眞朋友哉緼袍不恥是道何臧學問之機不舍一息三十年陳跡而猶以見詡弟益自懼矣大約身心學問不駸駸然日克其所未及必幷其所已及而亾之也惟吾與兄交勉之而已

與葛瑞五書

弟年來多病未老而衰頹然廢墮正恐垂隔多年無以相見昨辱遠過從容話言出佳味傾濁醪悠然昕夕若猶以我爲可與語者私心竊自喜坐間偶談時

事及蔡人云云因以與馮生書相示實恐同我于名士之妄語無其事而誇其談故以書實之耳非謂五年之別云云便足以藉手相見也人生苟有所豎立當日新其所未足凡屬故我即爲陳跡今所云云實故我也豈足道哉弟五十時有答節老一書是吾心之所存矣而生平恥語氣節實以氣節非吾人歸宿之地況若弟之無似本無氣節之可語乎昔常侍坐退翁老人弟謂如吾昔之所遭則我今之所處正自不得不爾人生自有定格我僅能垂三十年不越此格耳不知我者以我爲異固已謬矣知我者又從而矜詡之不亦陋乎退翁稱善且人之能有所建明於

世不與草木共腐者豈獨其可見者乎必潛德內行確乎不拔砥于所不見守乎所不聞然後其不移不淫不屈隨事而見耳其不移不淫不屈千古所見者猶崇墉也猶岑樓也而必有所不見者以爲之基而後其可見者得以無隳也傳云本立而道生亦可語於此也若不於不見不聞是求而但高語氣節鮮有不敗者矣古今史冊所書總不必言即如吾與兄身與遊處耳熟而目接如某某者其初非不赫然氣節之宗也耶而今爲何如也猶草木然不勤其灌溉培其根株而但希華葉之滋長鮮不立債矣近有一老每誇言氣節吾所不屑今吾睹氣節之事甚小之矣

弟謂此老失言客或見訝吾謂有說此老之小氣節者若不能駐足於此山之頂未免顛墜而謬謂此山之卑吾固不屑駐足也吾之不敢徒立氣節者若卓立於此山之頂而仰彼峰之更高而必欲勉躋焉者也二者未可同日而語矣第此山之頂固無隕越而所謂彼峰之巔則渺焉其難攀而茫乎其無所措趾也是弟之所甚懼也是在聞道而知我者之有以力扶而勉進之耳八月秋凉廣庭嫩桂數株幽香滿屋兄能策杖一過甚樂甚樂

與友人書

君子執禮不可不嚴而存心不可不厚存心厚者善

善長而惡惡短是也聞人之惡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是也君子之與人也皆然而況處骨肉之閒乎吾聞之骨肉之間以恩掩義不以義掩恩所以春秋之法爲親者諱也先師不云乎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言父子而兄弟可知矣則從兄弟而推之者亦可知矣何也吾兄弟者皆吾父母之子也兄弟而有不善實父母之不幸而父母情之所欲隱義之所當諱者也隱者隱其過也諱者諱其惡也苟父母之所欲隱欲諱者而吾又焉得而不隱之諱之乎聞人之惡尚口不可言況兄弟之惡乎父母之名尚口不可言況父母之不幸而欲隱

諱者乎所以人生不幸而遭家庭之變骨肉之亂可以正其辜而不可以聲其罪正其辜者正家道也正人倫也不聲其罪者恩掩義也爲親諱也故吾望兄於世譜中急急删去其居蕩口一則及某氏某氏二則也兄之書此也豈敢謂兄存心之不厚乎葢吾兄疾惡既甚執禮過嚴故不覺其大書特書而未之思耳記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人之家乘庶幾有之况牆茨之詩所謂不可道者是三則者于例則不必書於事則不可書於情於義則斷斷不忍書矣葢可以正其辜而不可以聲其罪也然此非不佞之言也禮經之言也内則云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嗟乎微矣嗟乎子婦猶爾而況於兄弟乎吾知兄不待吾辭之畢而删去之惟恐不速也

與宋生大樵書

聞足下明歲謝遣生徒將專精醫學閉户下帷不得不止私心竊爲足下賀而復有惓惓欲一效於左右也昔人以醫道比之相業謂不爲賢相則爲明醫以其利於人者博而濟於世者大也是豈可以易言之乎故願足下之淺造而精求之作沈船破釜之舉若得之則生者而後其學可成其道可行於以立身於以成名于以濟世於以成家即於以不朽矣此僕爲足下舉手加額以祝者也若悠忽從事作輟無時或

得或否則所事爾爾又何必去故而謀新乎足下今年已強仕矣先師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二十年來時光學業既以悠忽失之回首東隅豈容再蹈陡然警省則志氣百倍自然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以求之矣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俾醫學大成不特成名成家不負此生亦庶幾成名成家不負令親一片盛心也當今之世而能竭力捐貲以助親知之學業其人眞古人也令親既有古人之誼自能始終週全以玉足下於成耳忝在世誼謬荷推挹不辭覼縷聊備韋弦統恃心知可勝惓切

答休寧汪文儀書 名燧

山林枯槁適吾性分當此世界反爲藏拙手教見存亹亹引喩雖知巳所期許然非僕之所敢安也愧悚愧悚惟是生平自期儉德危行求其實不敢求其名衾影所在克類盡義慊吾心嘗欲晦吾跡彼煦煦爲仁孑孑爲義以負皎皎之跡翹翹之名者僕之所深恥也僕嘗言君子立身期於無悔而已惟能無所悔然後能無所屈而吾之所謂無悔者不過貞黙自守以安時晦申屠子龍吾師也未知足下以爲何如承委巨幅爲甫翁先生七十稱慶雖筆墨之微而感於至性淋漓沈著十分滿志千巖萬壑足以擬貴里高居之勝松齡鶴算足以致堂上千春之祝圖成不覺

自賞喜而起舞也外賦得松鶴長歌一篇爲甫翁壽亦書一巨幅而日來賤體實抱微痾叓復苦熱委頓書法未盡吾長且中有佚句信使行迫聊以伴緘知能笑畱倘不以爲惡亦自可重書也外令伯母亮節端蹤古人近少一讀紀畧便已欽注苟有心世教者孰不欲操觚摛述以芳青史而昭彤管也作傳之役其何敢辭一俟徂暑便當泚筆必使氷霜之潔松柏之貞躍然語下耳

與吴子佩遠書 附答書

客秋以垂死之病久閲三旬展側須人氣息纔屬乃既奉色笑欻然起坐談對浹晨夕十年離愁一旦大

慰君子至止二豎遂退三舍况復惠以大藥軫其饑寒乎其爲欻然而起無疑也則此一昔話言寧不可歌可涕耶言別之後別緒撄人且迴首往事又復十年愁痛一時攢集爲之黯然閔默者竟日遂致復病病復浹旬直至九月杪始得强起因思吾兩人三十年來疾痛憂患聚散睽合歌哭夢覺生死死生誠一部十七史未易更僕而此十年中之可一謀面而不能可一通問而未得尤爲鬱結直至此一晤言而鄙心始豁總之三十年來疾痛憂患聚散睽合歌哭夢覺生死死生雖或形跡有殊仍復豪釐無間因爲作拙畫六幀拙詩百韻奉贈聊以記吾兩人不特休戚

同體直復死生一致是可述也甲申乙酉弟依兄於汾湖蘆區爲一圖丁亥戊子兄依弟於金墅爲一圖癸巳歲吾兄抑志北遊相送於靈巖支硎白馬㵎爲一圖已亥歲弟屏居積翠兄來同棲止爲一圖辛丑歲兄於禍患中間道過存篝燈對語徹夜爲一圖及昨歲弟病垂死兄過存澗上爲一圖長律百韻則檃括此六圖中歌哭涕笑而成章者也六圖百韻雖未悉吾兩人之百一然亦聊以點染吾兩人頰上三豪聊以鼓吹吾兩人生平千載耳知吾兄必一笑而存之也日來硯氷寒沍筆豪皆氷萬不能書寫千言故先寄畫來幷惟炤之

累紙手教盈卷畫圖珍重開緘失讀數百言一字一痛讀至形跡雖殊毫髮無間二語則涕泱交迸如湧泉矣抱志之士遭值坎壈最難知者肺腸最可識者形跡不峯直詩多閱仁人長者誰爲恤其隱而鑒其外橫被譏評者多矣閱此之子于淪喪之後惟此中端明有知我之情西江宋未有知我之言未有謂我于其門人曰此君涉歷四方胸有一大題目橫走豎走皆未離此非他人浮游者所能藉口端明衷足不出户限者三十年自頃弟歸一至近郊再到吾廬諄諄懇懇以天祐不可不答末路不可不慎爲戒詞意俱苦言之不足繼之以歌詠然其動色相誡蓋猶以我爲完人而邀我于遠道也自非知其肺肝鑒其形跡能以十五年之遠一見無猜疑相對如昨日乎至於吾兄則越萬里而形影相隨雯百年而斯須不隔不特兄之許我毫髮無間弟亦自信爲毫髮無間可以無負仁人益友然日暮途遠敢不自懼敢不自勉哉生綃六幅初對之驚心眩目展轉再三流涕相向忘其皋書矣見贈百韻幸於風日和好得暇書就俟弟來取但不知有佳紙否弟愛有進者吾兩人可圖可咏將來似不止於此吾兄尚當濡筆以俟也

與馮生書 名羽字鶴仙

僕自二十四歲而長往避世今已五十一歲矣俯仰二十八年其間所遭之憂患所受之侮虐及所歷之

饑寒誠極人世之所未有未可以更僕數也而僕無不怡然受之二十八年未嘗有一轉念未嘗萌一退心若憂患之可樂若侮詈之可甘若饑寒之可戀彌進而彌堅愈加而愈力所以然者僕豈有以異於人哉誠不敢大變昔年從死先人之初心誠不敢稍違先人長爲農夫之一言也乙酉之夏先人將殉節僕誓必從死先人呼僕而泣諭之曰我固不可以不死若即長爲農夫以沒世可矣僕死志未遂故謹守先人之一言至二十八年而不變也匿影空山杜門守死始則絕跡城市今并不出戶庭親知故舊都謝往還比屋經年莫覩我面傭力自活采薇苟全二十八

年從未敢踰越分量攀援一當世之士也顧敢一旦與公侯卿相通其交際耶況當世之公侯卿相亦安用此衰瘁之廢民乎憂患餘生一息僅係而去秋復病血痢兩閱月死而復蘇者屢雖得再生頹然衰瘁耳聾眼暗四體不仁少壯所讀之書泛如隔世宿昔所處之事轉瞬遺忘年雖五十而委頓如七八十老人此足下所目見者也則又安有毫髮之足采耶至鄙性硜硜概絕問遺自幼而然非有所强故爲時之久垂三十年而片楮不通于人間一縷不入於吾室向年有骨肉手足五服之親千里見存一葛一扇而僕完璧衣褐未啟其緘昔歲先公營葬有一通家賻

三百金僕絕不敢沾其豪釐而傭書賣畫典衣損食
竭蹶以襄大事此通國所共聞見者也是冬祁寒氷
雪連旬至典及絮被妻孥號寒酷同露處有一女止
三歲冬無絮衣患成寒疾十年不差一兒年十二便
能書畫見者以爲神童而饑不得食病不得藥遂殞
其命夫人孰無兒女之愛僕獨非人情乎所以然者
所謂二者不可得兼故寧受慘酷而不敢稍隳吾志
也夫當至阨處極難猶不稍通問遺於一綫今旦夕
苟安敢無故而靦顏以蒙厚幣耶二十八年之故吾
未敢一旦而有改也譬如嫠婦盛年喪夫即毀容截
髮誓死靡二守志閱三十年矣今年過五十矣頭皆白

齒落矣毋論此嫠婦必不欲自變其所守即當世之賢人君子亦必不願其稍變其所守也今僕所處何以異焉故吾願天下知我者之哀憐而容宥之俯矜迂愚曲全微尚毋奪其志毋易其素俾得優遊山野苟安旦夕任其麋鹿之性全其草木之年則生死而肉骨之矣爲惠不叚萬萬於千金之幣耶書後一則并録左方覽之可以見吾志矣善爲我辭以安吾素是在足下慎旃勉旃

與王生書

僕於今日實貴苟全既欲苟全其餘生復欲苟全其微尚大要日與世遠日與世踈則全否則必不能全

也故僕三十年來息影空山杜門守死日慎一日始
則不入城市今㪅不出户庭僕之自處確乎不移然
亦冀友朋之默體吾心有以相成也今足下自稱與
僕相知乃嘗言時時稱頌我於當世已大謬矣又嘗
謂我某公欲求見某公欲問遺某公欲一及徐子之
門不㪅謬耶何不知我如是耶以僕今日所處一與
世接便是禍機何也從之則改節違之則忤時忤時
禍也改節尤禍也故僕於斯世宜使日就相忘而不
宜使誤有採取也切望足下凡見當世之人絕勿置
我於口頰總勿道及我一字㪅勿使今之人因足下
而闌及於我則大幸矣譬如芝蘭生於籬壁而毋爲

之徑路則得以自全其芳珠玉遠在山海苟有爲之梯航則不得自匿其寶若足下貿貿然逢人說項是愛我者害我譽我者毀我也此吾之所以歎恨大聲疾呼欲足下之痛改之也毘陵王雙白名宿隱居然其性好交遊每相見不曰某公傾慕之極則曰某公欲一奉候而未敢僕即峻謝之曰王先生以後凡遇四方知交只如徐子已死叟不必齒及一字設使諸公有齒及者則望王先生申申詈我若何乖僻若何不近人情以絕當世之垂念則受賜多多矣今吾所懇於足下者亦如是也勿稱道我於當世勿使當世之人有以闌及於我則是足下之有大造於我也靈

巖退翁老和尚嘗乞拙書七佛偈一鉅幅日夕懸方丈後忽易云美八分因相語云昨有當事來方丈中故藏去尊書又檗菴和尚每訂相過必極早一日過午纔至見語云頃有貴同年某公令之顯者晋連華山我必待其去遠然後來且諭執事人令勿露我欲過居士恐其欲偕來也嗟乎此眞知我矣中夜思之時爲流涕誠感其心知也足下苟能以二老之所以知我者處我則善矣若仍復如前云云以來當世之物色則自今以後不特使僕不敢復見足下之面并使僕不能復安居此山矣如何如何

與吳瓶菴書

讀鐵橋遊記中有齒及數語殊覺刺人眼目雖辱謬知然殊非鄙意總之交遊稱詡𥚃裒傳布非今所宜況不肖避世之人乎必改去爲妥老子云知我者稀則我貴矣不肖今日常恨微名猶落人間即傭書賣畫俱非吾意況可聲名標榜乎鐵橋異人必首肯吾言亟爲刪去也即如歸玄老向寓尊齋時有待雪詩亦齒及不肖者其句驚人已刻行矣弟亦懇其改刻玄老性素崛彊然甚見歎許即時改去可見勝流自是不同耳遊記中去此數語不特於不肖爲便即於左右亦殊覺穩妥如何如何尊跋中并改賤字四字尤荷

如此速歸相見色喜又何俟言惟于此而識足下今

與仲甥吳濮書

日之所守即於此而卜足下異日之所立矣天下事未有不能守而能立者但無己之心所欲效者身心愈加敬懼耳勿以明足以察微才足以寵物辯足以折人而稍自寬假惟敬懼愈加然後所立愈不可量勉旃勉旃天下事失於愚魯者半而失於才智者嘗過半也勉旃勉旃屬賦詩扇頭吾病未能因書經史數語於上倘心領吾言則斷章取義可也一則中或一字一句耳若謂老生之常談無足采者亦自不妨燬而棄之耳知足下往覲親幃而僕無一言半語致

往寧不可笑亦可見相對次日之負病矣遠行前倘能再一見而行尤善如不能亦勿强不盡

答業師沈伯叙先生書 諱明掄弟玉當諱明揚附答書

重辱手諭示以二兄所上元昆一書閱之令人惋歎累日夕但未知何以爾爾昔吾師門兄兄弟弟孝悌友愛首稱吾吳幾不啻姜伯淮之撫仲季也通國稱頌者不特頌吾師以兄而兼師保之任所以造就而成全之者不遺餘力亦實頌二兄之克恭長兄直以父師之禮奉事而且自知豪髮皆仰成於長兄而以稱說於同人人以此實重之今何以爾爾也然人之所以樂有賢父兄者以始終成就之也吾師幸勿以

其爾爾而遠有介介必痛哭流涕教之訓之多方開導之令必即時克已旋復初心然後吾師之友愛為有終而天倫為無虧也不然吾師已八十二兄亦七十矣設因彼期期致八秩尊年恩撫之長兄而儌有攖寧則二兄又何以自全乎若彼名教有玷清議不容則亦豈吾師造就之素心乎如何如何諄切諄切

久不過潤上草堂矣經數寒暑纔得聚首又以胸次陰憂塡委語多絮聒殊為可惜然書聲琅然溢於林際筆研窓几皆有古香亦足使老人形神頓易矣再阻江村橋月色來親人微風到蓬颭颭有秋意昨讀手札一字一珠亦復一字一淚諸公雖多斃䇿未有能若是之情理兼至使之聞之有不瞿然生悔非人情矣此關係老人骨肉關係宇宙間天經地義非尋常文字可比也前扇如故殊復遲稼老極為欣躍十絕正如裴王贈答與復不淺來箑又如數獻復出即當置之襟袖誇示同人以為美談敬謝敬謝

答寧都魏凝叔書

病困之秋則惠大藥死喪之戚則損贈賻旅次珍羞乃復如是則先生之於不肖何如者況被之以明訓昜之以宏圖人非木石敢不勉旃至情之所極痛不欲生正以隱節未易孤撑而同心實難再得耳如涉大海風波震天而長年最能萬死一生僅以得免今安坐舟中者自若而操舟之人則已逝矣苟有人心能不痛絕內子賢聲頗著中外兒女又皆極孝大殮之際哭聲若崩城喑者役者無不墮淚亦可悲矣亦可見矣重承明訓故絮及之惠賻已領至意謹完上倘叔子先生果能洞鑒微末非阿私所好者不吝錫以一言則榮被泉壤是所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

心伺道駕入山尚當率兒子泥首以請也

致闔族書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支系於是焉明昭穆於是焉辨盛衰於是焉徵雄别於是焉見係至重也所以大家世族莫不有譜與一國之必有一史無異然國無成史而百爾司存粲然具在舉而措之無難故國史嘗成於易代之後而當時無害其為政也若家而無譜則散漫無統不可收拾是使世家夷於庶姓而一本同於路人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當不止於支系之不明昭穆之不辨盛衰之無徵而雄别之莫見也吾家自先六世祖大中丞公發祥以來閲二百年簪

纓入世世受國恩魁艾奇偉之人繼出不可謂非世家甲族矣而獨於譜牒缺然無成書先學士嘗病之嘗於癸未歲夏集族中長幼而書其略方擬草創旋遭世變先學士捐身殉節致斯志未申斯事未遂枋雖不敏心竊痛之嘗發憤欲竟其業懷此志者二十餘年矣一者饑驅食力碌碌未遑一者材駑識短恐弗堪任冀學力之叟增成一家之紀載昌黎所云俟我五六十爲之未晚也今枋年已六十矣憂患餘生侵尋衰病聰明頓減鬚髮如雪不啻七八十老人近者天復遽割我賢助服食起居之不時饑寒愁苦之莫恤憂能傷人詎復永年故時患先業之終墜繼志

之莫從以負痛於無窮也去冬十月之朔特為文以告之明神告之家廟矢願必於今春努力以舉廢典遠則宗廬陵歐氏眉山蘇氏譜法近則彷天平范氏松陵吳氏家乘而竊取之義間出獨裁務貴謹嚴以存風範故敢致書闔族共竭見聞以襄厥事上則書祖父之來系下則列子姓之支分各就本房詳其世緒以示我或祖父有一言一行之可傳者不論鉅細必以見告或其先人有何遺蹟不論全編或片辭斷簡亦不吝見付（俟録成後各還原本）俾枋得效其筆削編録成書則不獨枋之短淺實賴以有成即前人潛德之幽光亦藉以丕顯是使吾宗二百年故家風範得著千秋

而不肖三十載繼志微忱成於一旦庶幾後生末裔
睹高曾之規矩識水木之本源廉立可期家風克振
則祖先幸甚宗族幸甚不肖幸甚

致於木大兄書

編輯家譜乃弟二十餘年血忱今始舉行愼重其始
故必敦請尊行高年以徵文考獻然尊行中止請威
翁二叔一人吾兄弟中止請吾兄自兄達兄在兄穆
兄五人餘則二三子姪而已所請六位缺一不可況
吾兄乃本支宗子尤不可缺若兄不來是誤我大事
也前語穆兄云弟此舉頗費若叅差不齊必須再舉
則此費誰任也至於作譜事宜無論文章筆削自是

我責即其餘百端勞費亦斷不欲費族中一錢亦不要煩族中一毫心力者恐吾兄未達鄙意故復縷悉之

與葛瑞五朱致一書

不復以拙文就政有道者數年於茲矣近因督課兒曹未免見獵心喜時時有所課撰兹再得以近藁五首仰塵法矚弟邇年以來靜中若有所進臨文似别作一境界然未知吾兩兄果以爲視十年前稍長進否也幸不吝直言繩其可否以青墨二筆各加批抹以示我庶不虚我遠來就政之心也弟文頗不欲示人茍其人果知文而非我知巳則不敢就政之其必

雖知已而未必果知文則又不欲就政之故惟吾兩兄是望知鑒我忱而不吝指誨也主臣主臣以弟向來三十餘年之艱苦而驟加以近者四十日內之慘酷實難存活然猶未至即顛殞者一則以立言之志未盡酬妄冀以未盡之年卓然大有所成一則令小兒能體乃父之志將來其文墨不必言尤其至性過人令實賴以延吾視息也此則可以稍慰道義骨肉者所恃至誼逾于同氣故敢及之先候報音以慰懸切

與姜奉世書

宣城沈公湛兄不遠千里徒步至吳者再以眄巖先

生一傳見屬僕深愧其意去春臨岐至於灑泣僕尤深感之握別諄訂初冬爲期不謂一別之後未及數日遂嬰賤恙且兩病相繼至八閱月歲底益劇而支離委頓竟同廢人新歲以來幸漸向愈旣服膺沈先生大節兼之銘佩公湛兄之至性不敢再遲發憤力疾以課此傳傳成凡二千六百餘言其前後敘事或不甚謬即傳中所載書疏一字一句無不於吾心口手眼中廻環數十必期於無憾而後出之即如答舉主張公一書前半數語雖極淺近簡易然必爾爾以入史傳似覺尉帖則其他可知矣未知果有當於諸賢之意否也僕年未篤老而衰病實甚恐益重其不

文然吾文或不足以行遠而吾一字不苟之至誠自可附沈先生千秋以不朽耳如何如何

與曾青藜書名燦江西寧都人一字止山

弟於詩學本未深造偶然感觸援筆寫懷真所謂候蟲時鳥自鳴自止而已乃重辱獎詡過當不勝愧汗至承指謫一二處謂有字句之疵尤荷直諒益我弘多第亦有鄙見須細論者承批祖行二字及禪窟二字爲有出否愚謂論詩只當論其果佳與否不當問其有出無出也若其詩果佳即自我作之仍爲不朽如昌黎之陳言務去而爲千古所宗也苟不成詩則雖字字經典而愈增其惡所謂食生不化者也至祖

行二字又要有說鄭當時傳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

每見古人之詩以人物事蹟烹鍊入句有減字者有換字者有用意者司馬長卿而爲馬卿河南尹而爲河尹此減字者也茂陵玉椀而爲金椀此換字者也少陵以爨犀爲燃犀東坡以頭痛爲頭風以笙簧爲鼓吹此用意者也繇此觀之則大父行之必可以爲祖行矣何也爲減爲換爲意無一不可葢古人先爲我作倆耳至於窟字古人觸著便用無所不施如仙窟鬼窟理窟慧窟豪俠窟游俠窟車載斗量不可計數豈必皆先有作者而後用之故謂禪窟二字即自我作亦無不可也又承批二仙字於三句中重見當

避愚謂七言歌行又係長篇正取其淋漓傾倒痛快不應以字眼拘礙況古人於行句中一字而重出者亦不可枚舉今姑舉其最近耳目之前者如杜涼風蕭蕭吹汝急臨風三嗅馨香泣三句中二風字韓霞車紅紛日轂轓紅帷赤幕羅脤膰三句中兩紅字元塵埋粉壁舊花鈿上皇偏愛臨砌花三句中兩花字韓余未知生之爲樂也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死生哀樂兩相棄五句中三生字如此之類古人俱所不避則似第三句中兩仙字亦不必避也不特此也苟當氣盛意得筆歌墨舞之際如杜一片花飛減却春且看欲盡花經眼則律詩猶且不避況歌行乎又承

批渭濱垂釣獲鉅鰲謂鉅鰲於渭濱不切須竟用熊
羆字此則似止山直未晰鄙意所謂也此句緊接上
句名場獲雋而來渭濱謂敝房師垂釣獲鉅鰲謂其
入簾取士而得我也以鉅鰲自稱即昌黎自謂傾國
連城之意今若用熊羆字則不知何指若謂指不肖
則無此事若謂即指敝房師則當時以一縣令且以
齟齬終别無奇特遭逢而可謂之渭濱熊羆乎即謂
之可亦於弟何着也意似止山未曾淡晰鄙意故一
縷及之每見昔人詩話嘗於一字一句辨晰精微不
嫌辭費又見晦菴千古一大儒而考正韓文不惜於
片辭隻字亹亹論定則吾之再質之止山正欲止山

之再有以教我此既古人之所有取且亦友朋質疑問難之一樂也弗靳誨言顒望顒望

與楊震百書

前者亡兒病中重荷師恩偕醫遠過診視次日服參稍有生機伏見長者喜動顏色至爲我長揖以謝醫家珍重而別此種至誼今人所無及不幸訃聞承於泥雨中奔赴臨哭盡哀又承雷駕待其飯啥經理殯殮憑棺一哭而後去何師恩之加於小子周旋其生死之際篤摯詳切至於如此也此在今日手足骨肉之所絕無者而獨得之於大君子此兒雖死可以不朽矣不肖弟惟有感極痛極不知所出至此兒能秉

師訓其平時純孝篤行實有古人所少老今故後伏而思之渠如此少年而欲求其一言一動之謬竟不可得寔人所未能信然亦黙孚於人人不特中外無間言殞逝之日鄉鄰之知與不知俱爲流涕是不特鄙人有喪明之悲意夫子亦有喪予之慟也天乎亦酷矣旬月以來枉弔至戚之痛悼不必言通家如李文老奉老次耕諸君子無不相向而哭之失聲者時致老以病不能來先遣其郎君同敝門人葉生來弔致老寓書恵唁纒綿哀痛讀之惟有長號欲絶而已弟時答明老書云吾恐吾之悲之有不止於西河之喪明者可奈何皇明通紀謹完上前者屢次借書皆

爲與此兒誦覽今則已矣亦可痛也將來尚擬奉求一文以爲此兒不朽計意伺我神魂稍定氣力稍續然後奉聞未知可得否也然弟意中所欲求者止三人耳前别後即擬削札以申哀感無如伸紙臨頴則悲從中來仍復廢閣兹者忍痛力疾作書而淚痕血點濡染紙筆間矣心所欲言百不及一臨楮長慟不知所云

居易堂集卷之三終

居易堂集卷之四

書

誡子書 并題語　　孟然原名熼　丁酉歳

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禮曰昏禮萬世之始也書美釐降詩首關雎春秋重親迎五經同歸於斯攸重誠以男女居室人之大倫配合之義參乎天地而嗣續之道係乎宗祊也彼三代之興皆本后德及其亾也率繇女戎夫以帝王之尊四海之富九廟之重億兆之衆而一妃匹之賢足以興之一妃匹之惡足以滅之況士庶乎所以匹耦者人生之大命也凡宗祀之繼絶家道之盛衰德業之消長聲名之成敗莫不

緐之矣而可以忽乎哉求之古人葢可鑒矣僖覔羈以盤餐而免俘僇晏子御脫輿隸而躋華仕樂羊子感斷機而成學業王伯氏狥一言而終隱節梁伯鸞以舉案而著賢聲陶彭澤以偕隱而成高蹈以至孟子昶得裝服而佐義旗苟金龍緣内助而全城社皆淑媛勤輔相之節斯夫子著褕美之風也如其不然則以馮敬通之才氣無雙而終身坎坷劉孝標之孤高絶俗而聲名不立無他怨耦爲禍家道淪胥也魏文侯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賢相人之擇配不綦重哉然欲求賢匹固自有道矣夫求賢匹必緐乎擇嘉姻擇嘉姻必緐乎審家範審家範必緐乎察内行以

是求之斯過半矣而近世之論婚姻者皆失焉卑者但趨勢利高者徒取聲名二者惟求已意之所欲得而絕無爲子擇婦爲女擇壻之心故大家世族往往參商始於婚媾而嫌釁萌於閨闥也豈不哀哉夫趨勢利者或貧富相耀或貴賤相殊妻或奴隸其夫女或頤氣其壻以致夫壻終身委靡綱常掃地所不必言矣而但取名聲者其害畧同未見其優於彼也夫其家雖時推望族自負名高而或負虛聲而無實德或盛外貌而薄內行習爲高亢釀成虛憍不近人情不知物理剛愎好忤任氣凌人難事易悅非理求備彼且自負泰山巖巖不難俯視一世況兒女子乎故

其所責望於兒女之閒也至無厭也至無禮也外爲禮數之責内實金車之求意之所欲一不能應則怨怒叢集摧毀萬端甚且驕縱其女以淩轢夫壻離析家業助其乖違傅之嫌隙嗟乎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夫人而習爲高亢釀成虛憍則家人必不勤職業不修内美矣不近人情不知物理則家人必喜怒乖張舉動刺謬矣剛愎好忤任氣凌人則家人必專事口舌忠言不入矣難事易悅非禮求備則家人必動輒責人不知自反矣以若人之女爲婦而欲其勤女工主中饋盡婦道興家業豈可得哉豈可得哉嗟乎嗟乎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熅乎吾之爲汝求婚也

勤矣而擇配也慎矣當爾祖文靖公時門祚鼎盛議
姻者接踵而至我概不敢許也即世變以後同人謬
以我爲能不辱先人而樂與之締姻好者甚多我亦
盡婉辭之所以然者非敢有所揀擇也以實非心之
所灼信也如是者十七年於兹矣汝年過成童而姻
聘未定戚友都以爲言我謝之曰吾之締姻非但求
已意之所欲得也實欲爲子擇婦也但大家世族言
不出閫不相知名縱有賢淑詎能知之吾惟求孝友
婣睦忠信篤敬之人則必有令女矣何也夫人既能
孝友則必能慈愛能慈愛則必能教訓其義方之率
必眞摯而勤懇矣婣睦則不乖戾善氣氤氳和能致

祥一家之內必多內美而無口語尚省約而無紛爭矣忠信則無虛憍之習篤敬則無高亢之風無虛憍之習則其女必能習勞職勤也無高亢之風則其女必能卑弱下人也習勞職勤卑弱下人是班姬女訓所謂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也夫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况閨庭之際父子之間乎我故曰孝友姻睦忠信篤敬之人必有令女也吾持是心以來之數年而當世實鮮其人焉惟汝婦翁鄭青山先生則無愧此二語矣然吾前者猶未敢自謂眞能知汝婦翁也故向汝婦翁亦曾議及姻事而我猶未敢遽許也直至於今迴環審觀者又三年矣而汝婦翁之內行益醇

令德益彰而吾之觀之益審信之益確故遂决意締
姻焉小子熅汝生也晚尚未詳知汝婦翁之篤行也
汝婦翁年踰強仕鬚髮班白矣而事親有嬰兒之色
至愛蒸蒸和氣婉容不忍頃刻違左右每冬月則以
爲尊人年高非人不煖乃捧足而臥春夏則另安一
榻於尊人臥榻之旁晝夜侍側不入內室尊人以獨
子恐不宜嗣續之道嚴諭之令入內亦月不得一二
也每不得已而入必旋繞親前省視幮枕擁護裀衾
惟謹尊人苟不熟眠必卓立以伺即尊人三四勅之
令去輒復潛伺閤外必聞尊人鼾聲而後移步焉尊
人有兩子長子早世婦寡居兩房共修供養汝婦翁

嘆曰吾爲人子而不能獨養其親乃以累煢煢之寡嫂耶遂辭長房之膳而獨任之居恒極甘旨之奉視無形聽無聲惟親心之所欲得也每旦必調常服湯藥以進於尊人雖盛暑必手執匕箸身侍鑪炭以煎調焉尊人有小疾病藥必口嘗中裙厠牏親自浣濯後尊人篤竺乾之教不茹葷血汝婦翁曲爲開說求一進甘脆而尊人不允汝婦翁意若有所失求之而不得也又若至痛之在身而思脫也早夜皇皇不知所出旁倩親友日爲緩頰既知雅意不回乃亦遂茹素不御酒肉嗟乎其至性誠可通神明而貫金石矣其待宗族兄弟也解衣推食絕甘分少融融怡怡無

間同氣而事寡嫂寡姊如事母中外甥姪無所依者一稟乎尊人適館授粲終世無倦焉其言吶吶不出口而與人期約則一言之微風雨無愆居常主敬不欺暗室雖盛暑不袒露雖獨處不箕踞與人言如恐傷之其遇僮僕亦然雖藥裹履屐之微亦必兩手捧而授之嗟乎所謂孝友姻睦忠信篤敬者非耶而汝內母之賢孝亦漸著于中外夫父秉純粹之德母有聖善之儀而生女有非令淑者乎況又重之以太翁之好善樂道積德不倦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則其後人必有興者此又理之可信者也我故爲汝決意締姻焉今汝以豚犬而爲之館甥非以生之大

幸乎我故曰吾之爲汝求婚也勤矣而擇配也愼矣不意汝婦翁一旦物故泰山其頹汝將安仰雖然其流風餘蘊芳軌懿範猶在也且上有太翁在汝但患頑魯不克稱玉潤耳不患無所宗依也今太翁且將迎汝就婚渠宅我惟恐汝之不閑教訓不率禮儀幼志未除一旦失墜辱我堂構玷其門楣則不特汝終身之恥亦復貽羞所生我故日夕京京不皇起處思有以啓廸於汝也熅乎夫我之所以甘心畎畝之中憔悴草萊之側長往而不返者小子亦知其故乎此非昔人抗志煙雲怡情巖壑侈語嘉遯自託高隱比也實以抱恨終天死有餘痛而志操寡薄不能捐生

故不得已而出此耳今屏跡絶世杜門守死已十三年矣夫此十三年中刻刻以苟活爲慚辱親是懼所以有不相知之親友爲不入耳之勸諭欲我稍通文際略寛取與而我寧餓死不爲也何也昔我先君文靖公若何而死乎年當强盛而束身以殉家有正寢而慘死於路此終身之恨百身莫贖者也爲之子者一跬步一瞬息能忘之乎苟通時人而取世資是忘吾親也不特忘吾親是辱吾親也吾聞之史遷曰行莫醜於辱先悲莫痛於傷心夫忘傷心之痛貿辱先之醜以取資於世人其謂我何斯狗彘不食其餘矣語云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食嗟來之食而況

於此乎吾故甘心饑餓十三年如一日也昔我先君清白之風家無餘財析產之時授田六頃世之變也我意守此汙萊上足以供祭祀下足以給饔飧迨汝曹之長成各授百畆以爲衣食之資則父子相依終隱田間此吾心也不意遯跡湖濱連遭寇刼繼而外侮頻仍豪强侵奪繼而鼠雀耗蠧惡奴盜賣我旣不事生產而室無健婦以主家政遂致日銷月削十亾其九故十三年來窮愁困頓日甚一日數年之前俯仰粗給僮無餘資以供雜事兩三年來則左支右吾僅得三餐至於去冬以及今夏則日食一飯一糜而已或并糜而無之則長日如年枵腹以過而汝及弟

妹皆履穿不苴寒衾無絮矣嗟乎生計日薄家累轉多而産入之外不染豪釐固宜其及此也夫志士不忘在溝壑此無足歎獨是俯育不週不得不令汝寄食外家棲託城市未免違我初心爲耿耿耳雖然隱不在地實在此心故梁伯鸞賃舂金閶而隱節彌高梅子眞託跡市門而允稱遯世況今汝之去也親名師之訓廸依碩德之楷模所見者一家孝友婣睦之風所聞者千古忠臣孝子之事其勝於面墻一室孤陋寡聞萬倍矣第恐汝齒稚學淺志操不堅趨向不定美衣甘食則忘在家之苦節依時附俗則忘爲父之雅志我故不難舌敝不辭穎禿告誡諄複以提撕

警覺於汝也昔宗少文高尚不仕其孫測能繩祖武戴安道避世稱賢其子顒克修父業故埀譽無窮徽美獨著無他以其無忝所生不隤家聲也劉向竭誠宗國而其子歆佐命新莽郗愔乃心晉室而其子超私附桓温故遺穢無窮詬辱獨甚無他以其忝所生隤家聲也爲人子者可不慎哉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此皆爲不類之子言之也夫爲子而克類則鄉邦榮之親黨羨之以至史冊頌之千古美之此宗測戴顒之流也爲子而不肖則鄉邦賤之親黨絕之以至史冊僇之千古辱之此劉歆郗超之流也熅乎熅乎若何居乎然

爲宗測戴顒者固可以隱可以無隱而在小子熀則斷不可以不終隱者也何也彼身處中華時當明盛國無革除之慘家無死喪之禍則其出處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若我與爾則不然嗚呼國恤家冤萃於一門祖死父辱集爾小子爾小子其可忘此大痛而不終隱也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在彼古人可以無隱而猶守祖父之遺風繼絕俗之雅操而况爾小子之不可以不隱者乎嗟乎世篤忠貞諸葛所以稱賢也父子異心趙括所以見僇也熀乎汝固當知所處矣汝今將依棲外氏不得朝夕在我膝前我亦不得朝夕耳提面命於汝我故書之於

簡以授汝凡十事汝其悉心以聽焉如果能纖悉必
遵尺寸無踰斯眞克類者矣不然則非吾子也行矣
小子勉旃勉旃
一曰毋荒學業夫學猶殖也不殖則落故夫子曰溫
故而知新又曰學而時習之言爲學之不可間斷也
今汝自四書五經之外所誦讀者亦既多矣我每過
學舍必聞汝書聲琅琅無間昏晝吾心竊喜今將就
學外家吾又恐汝饑寒而苦志溫飽而忘懷也我故
首以此爲策厲焉汝必朝夕孜孜日進其新毋忘其
舊斯可矣然學非徒以尋章句采辭華也所以學爲
正人君子學爲孝子悌弟也熟玩經史古人與稽然

後反身而求尅其嗜欲傅之理道則自然德業日進言動可法恂恂儒雅温其如玉人見而愛之敬之矣不學則頑悖日增暴慢斯至語言無緒面目可憎人見而惡之賤之矣人其可不學哉昔爾祖文靖公居恒手不釋卷故生則極稽古之榮死則繫綱常之重此眞善學者矣我即衰年憂廢而不敢自棄篤志向學矻矻窮年此又汝之所目見者也傳曰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汝其遜志時敏以無讓前人焉

一曰毋習時藝今之登仕路者無不以制藝起家故欲拾朱紫陟顯榮舍此無爲階梯矣若寘棲遯世則

無預焉所以昔者爾先祖之課我也十二歲而學文十三歲而會課十四歲而應試十五歲而觀場焉而汝今已十八歲矣而爲父者尚不以此課汝何也隱顯殊塗出處異用而所期者在彼不在此也而復有言時藝之必不可以不學者謂不習此入門則辭意不通文理不順吾向亦惑之以質之一前輩前輩曰漢之董賈唐之韓栁宋之歐蘇其文何嘗不通辭意不順文理哉而未知其所習以入門者何時藝也余慨然自失然猶未敢遽以爲信而迴環者三年矣近見汝所作穆姜論梅花詩亦略有意義辭理頗通於此而益信前輩之言爲不可誣也且時藝者科舉之

利器也吾聞操刀必割萬一汝有其器而妄試之則所以玷辱先人者爲何如哉苟翩翩文雅而玷辱先人則不如椎魯無文而克繼風素矣况人之能文與否又確然不繫於此乎我所以絕意不復令汝學之也

一曰毋預考試夫考試以時藝爲主今汝不學時藝即欲試不能是已杜其源而防患於未然矣我固可以無言而必京京及之者吾猶恐汝一時熱中不明大義忘嚴父之訓而流俗人之言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

也小子熅爲爾祖之孫爲爾父之子若靦顏預試是失身也失身則辱親矣不孝莫大焉昔諸葛誕爲晉文所害其子靚終身不向朝廷而坐王儀死事於軍其子裒亦終身不復西向而坐古人不幸而遘家門之禍抱終天之痛即一行動之微而尚不忘其親若此況事之大於此者乎熅乎爾先祖若何而死乎爾父今日若何以自處乎爾可以干進應試乎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言子之不可以不類其父也夫飛鳥之雛小而振羽游魚之子微亦凌波乃爲天性之正苟鳥雛而游泳於深淵魚子而竄躅於林木是怪物也是不祥也人必以爲妖以爲祟而殺之矣夫

以吾子而預試亦猶是也熅乎可不慎乎萬一而有此也則真非我子矣生無以見汝父死無以見汝祖矣吾亦終身無以汝為見

一曰毋服時裝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夫違祖父之家範而炫奇邪之時服可謂不衷矣識者見而心非旁人為之指讁以至唾罵醜詆叢集厥身皆此服為之也災孰甚焉況今之所謂時服者乃僕鑿之結獨力之衣汝祖以不服此而殞身汝父以不服此而廢棄而汝獨可以汙其身乎吾之所以諄諄言之者恐汝習見習聞忽為常事而輕以自汙也身一辱不可贖體一汙不可洗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書曰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不可不滚思也昔華寶年八歲父遠戍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後父沒於戍所寶年七十不婚冠夫男女大欲也居室大倫也元服大禮也而徒以厥父之一言遂終身廢而不舉况以服餙之細巾領之微而為父者反覆再四以告誡乎此而不遵則非人矣我即不知爾先祖在天之靈亦必陰殛汝也

一曰毋言世事言者身之樞機也言而善則善應之言而不善則不善應之榮辱攸分禍福所係可不慎哉口銘曰禍從口出淮南子曰妄言則亂楊雄氏曰言輕則招憂大易著括囊之辭金人垂三緘之誡率

此志也凡人且然況違時避世之人乎阮籍遺忽形骸志氣弘放而沉冥不交世事口不臧否人物吾心慕之盧藏用隱居終南山中而有意當世好言時事吾心非之故我十三年來絕口不道世事其有入吾室對吾飲者論文藝考古今談風月則娓娓往復或夜以繼日或坐以待旦而不倦也若言及時事我輙默不應或再言之則謝曰不知如是者三而其人之喙已塞矣此汝曹之所目見者也嗟乎我尚不言而況於汝乎我每見近人律身不峻操履不嚴而徒以譏評世局爲名高以道聽塗說爲氣節彼方詡詡論議而不知識者已齒冷矣此吾之所深惡而痛絕者

也至人家子弟口尚乳臭目不識丁而出位妄言曉曉不已則必取憎長者而貽羞父兄噫汝其戒之汝其戒之

一曰毋遊市肆孟夫子以亞聖之德然幼志未定鄰屠酤則習屠酤之事鄰學宮乃爲俎豆之容而況於中下之童蒙乎故其所見聞者不可不慎也若處一室之中所讀者聖賢之書所聞者師友之訓既漸摹於前言往行復親炙於直諒多聞雖欲不善不可得也苟出沒閭巷馳逐市井所聞者街言市語鄙俚穢惡之談所見者蠅營狗苟擾攘紛紜之態則雖欲進德遷善其道無繇且人之所以宵旦不遑逐逐於路

者皆有所營也汝旣俯仰別無他累衣食不須經營
則亦無事於此矣夫安居讀書何其逸逸而善名隨
之奔走出入何其勞勞而惡聲著焉夫勞而得善猶
且爲之況於逸耶逸而爲惡猶且戒之況於勞耶我
今與汝約除入山省我之外歲不過二三出即至親
尊長歲不過一二過無徘徊於街巷無來往於市肆
鍵户一室如在深山經年累月足不窺户乃我子也
如違我言必杖汝脛
一曰毋預宴會昔馬廷鸞家貧爲里中童子師念母
藜藿不給雖有酒食未嘗下咽彼每飯不忘其親所
以令名垂於史冊也今我家中朝不謀夕饘粥不繼

汝雖在外家亦宜不預宴樂斷除膏粱蔬食菜羹屏居一室斯爲有至性者矣苟罔念其親而惟酒食是從乃飲食之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不特此也我自遭世變決志終隱世間禮數都已廢絶故汝年十八而登降揖讓周旋折旋之禮懵然不知也設大會賓朋稱觴爲壽他家子弟進退可觀而汝獨形容木僵舉止生踈不獨見笑賓朋亦且取嘲僮僕在我實以爲王覇之子蓬髮歷齒猶賢於令狐子之車服雍容也而世人豈知其意哉故不如概謝宴會既無罔念其親之譏又免不閑禮則之誚不亦愈乎即汝內祖有召汝亦必以父命辭之則其他可知矣

一曰毋御鮮華劉贊始就學其父玭已登顯仕而衣贊以青布衫襦此最可法夫兒童幼穉而即習爲綺靡既驕其志復損其福非所以愛之也在仕宦者且然況隱者耶我數年以來窮愁日甚冬夏常服止一苧衣接見賓客私居燕處無非此矣此汝之所目見者也汝及弟妹則冬衣不完捉襟露肘以爲常矣此又汝之所身歷者也設家中則冬月苧衣捉襟露肘而汝獨於外家鮮衣美服羅綺揚揚於心安乎外家以兒女之愛解衣惠汝汝受其布素辭其綺羅服其闇淡辭其絢爛斯可矣嗟乎服不稱容禮經所以告誡也蜉蝣之羽風人所以流連也熅乎汝毋忽前人

之言而爲識者所刺

一曰毋通交際記曰禮上往來交際之禮所從來久矣然此爲世人言之也若隱居避世則不然旣籍曰禮豈爲我輩設故自史冊以來並無慶弔紛紜之處士周旋揖讓之野人也汝今雖寄跡城市然終當繼父之志從父之隱若冒昧入世非我子也且今人之所以役役於此者亦不得已也一以全人情一以避責備我自世變以來斷絕交際者十三年矣我旣不行在汝無人情之當盡汝又名未挂於通人齒未及於弱冠則亦必不爲責備之所及然則又何爲而必强任之乎自爾先祖之門生故吏及我之同年執友

徧滿天下然出者多而處者少岐路者多而同調者少故我十三年以來片紙不通於人間一縷不入於吾室若一通交際則必有贈遺受之則違父之志隳父之節辱莫大焉不受則世人又以郤之爲不恭也不亦難乎惟不通交際則所全實多矣今汝自至親尊長數人之外勿見一貴客勿接一世人即爾祖之門生故吏爾父之同年執友亦俱不得見其庶幾乎近有一名士以慶弔失倫爲時論所羞嗟乎交際亦難言哉

一曰毋瀆親長漢光武問第五倫曰聞卿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少遭饑亂實不妄過人食嗟

乎古人立節厲行其細如此其嚴如此所以可貴也今人不知其故以爲一過從之末一飲食之微不足爲意而不知其所傷實多也然人處順境居富貴則行止或可稍寬若當窮愁落魄之時則律身必宜益峻何也富貴之人親戚交遊以望見顏色爲光寵以過從飲食爲榮施即有醉飽之過人必略之或反以爲富貴之人宜如是也一至窮愁落魄之人則人心反是矣嗟乎世道淪胥人心惡薄以我所見大率其然可不慎哉夫以窮愁而失色於人此終身之恥也此第五倫之言所以尤可思也况汝不閑禮儀不知世故若頻數過人必致開罪長者其厚道者或憫汝

之無知匿而不言其刻薄者必且舉爲口實資其笑柄矣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汝今即處城市猶在山中即至親尊長一歲率不過一二過過亦不得託宿不可違此戒也即或至親尊長呼召汝汝必以父命辭之毋忽

以上十事乃大綱也其居常日用之間行已宜恭事長有禮居室相莊樂下以恩則惟倣汝父之往行以爲法可也吾言盡於此矣小子識之

或曰此書如黄河一曲自然千里第反覆將萬言吾恐讀者之倦而欲寐也曰子弟而不才即受教牀下亦必頭觸屏風子弟而賢則樂聞父兄之訓惟恐其言之盡也何患乎萬言

或曰此書訓誡之語多在下篇前者豈可節乎曰矢之利用者分寸之鏃而必任之以三尺之幹筆之利用者分寸之毫而必任之以七寸之管子欲用筆而去其管用矢而去其幹耶

或曰吾見昔賢之訓誡子弟者多矣如馬援陶潛之書皆言簡意盡未聞汪洋自肆反覆萬言也或稍爲精金之汰可乎曰子固習見難足之庳而欲截鶴脛也且聖賢千言萬語皆所以教後生子亦見其多耶

或曰此書訓誡之外多叙述意者言有枝葉乎吾恐爲賢答之所病也曰否其意深其辭微其引事婉而痛其寓言切而隱一字一句殿有故矣語曰太行之險陟者銜之茶之苦也維舌喻之心之精微口不能言外人那得知外人那得知

尺牘

答業師鄭士敬先生

生平義命自矢灑然不爲無益之憂慮而山中告者之過愛我親友一日數驚且以其事細微非我死所進退維谷未免縈懷一接手諭怏然自失不啻薰風之解薄氷也從此眠食俱適孰非吾師之所賜哉

答友人

大約人心惶擾則風鶴皆兵總之生此之時自無高枕之理然亦不必以有限之心神爲無窮之愁慮也居易俟命正在此時得力耳高明以爲何如

與袁公白先生

拙文實自得意妄謂不愧古人然實恃先生之知愛故爾發此狂言語云目能見物而不能自見其睫苦不自知其紕繆處惟先生痛繩之諄切諄切即前洗公誌中究以先生之言去一句換二字矣亦可見不肖求教之誠也諄切諄切

與葛瑞五

焦先臥雪人以其不死爲異朝來大雨如注然則無

米爨則無薪遂竟閉門高臥手訊來始驚寤而起此亦何減孝然耶千古而下又當作臥雨圖矣知即欲往鄧尉尚可少留乎燒猪之約何時而踐笑笑

致靈巖老和尚

臣朔饑欲死亟風歎無衣今日既已兼之而硜迂鄙性斷不欲以饑寒語人日來獨處一椽而淋淋屋漏幾廢坐臥此又是饑寒之外另一况味然既是人間世所有自不可不一嘗也附聞一笑

與友人

乙酉以後不弔喪者今遂至無處不弔匍匐恐後老兄幸爲我寄語問之曾與荀文若借面否

與古民上人

大士像畫上昔顧愷之圖勝瓦官寺故畫維摩李龍眠過聽法秀為畫馬洗過乃寫大士今吾畫此奉贈既無勝心亦無悔念真我胸空洞容渠數百輩古今人不知誰為不相及也乞古老下一轉語

答瑞五

手教云木强而非機變誠然誠然第塗面喪心而耍行之以木强又可堪耶所以市虎幻蠱不待三人樂羊謗書寧止一篋怪怪奇奇可為失笑也

又

承問弟棲止之所天池巳不可復居今暫棲東渚依

家表伯張德仲先生德翁年七十矣其抗節嘗呼結襪而出奇不愧居鄉誠古人也即以弟今日孤踪孰肯相延而先生慨然假館故雖賃伯通之廡直是分郈成之宅矣

答周玉凫儀部

蓋社得藉主盟便覺增重多多許一觴一詠既足以暢我幽懷亦便覺易人觀聽事以人重乃至爾乎來月會期得即下榻草堂尤荷扁舟夜分遠歸雖古人高誼不以爲疲然使人悚息不可任如何如何

與古老

蓋社周儀部爲之始盟固是山中雅集今法門諸大

老遂欲把臂入林義不容辭竟是此世界中一盛事矣客謂或須另集不當入居士會中吾謂昔者陶謝宗雷可入遠公之社則胡爲今日法門諸大老不可入逸民之社乎居期早過弗佚再速

答吳子佩遠

饑寒不可云植節不過是能植節中一端耳人果能藜藿不糝捉襟肘見而絶不動心則其定力自無不可詘故自可尚然孟夫子云貧賤不能移必自有不移者存非貧賤即是大丈夫也孟少孤云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此語最妙若云能饑能寒便是高節則彼乞丐者皆忠臣義士乎當今惟

弟可以言此惟兄能知此言爲不謬也

又

今吾家之饑與寒亦已極矣然吾之爲吾固自有在豈徒云爾乎人不可以徒貧賤夫人且然況吾儕也耶

答老和尚

天下有饑猶已饑之古聖之心也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古佛之心也今於法體違豫之時而必損大藥以起采薪之憂山頭絶糧之際而必捐鉢粒以充采薇之腹是殆兼二心而有之乎當之愧懼不知所任遙望山頭稽首稽首

東瑞五

令長豚孟然代弔先師母之喪遂一登龍門惟吾兄敦古人之誼教以隅坐隨行之禮勿作世法則感荷無量弟童時惟婁東二張先生皐里楊先生能以此相待弟至今佩之今古道淪亡惟賴吾一二人挽之於既亡耳珍重珍重

致華山和尚蘗翁

西華葛帔時軫至心東澗草廬亦資法惠每自拊分何福臻茲感與愧并愧浮於感至於弘期過獎則又沒齒佩之而勉思自策以副尊慈耳主臣主臣

與支山和尚

吾師今日法門之神羊也嚴氣正性凜凜冰霜令見者敬畏今者法門波靡道風掃地忽得支公一人振而起之所謂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信然信然周顒目隆公若霜下之松竹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與筇在

得閒亭頗幽勝瓢笠棲止甚爲得宜公案云第嫌其窄耳彼維摩丈室容八萬四千獅子座豈言窄乎靜以環堵爲大在筇老自充然有餘地也

答筇老

弟向棲東渚止屋二間半時家口視今爲多而房闥廚竈以及讀書之所接見賓客無不於此而居之充

然有餘今居澗上草堂其為屋二十餘間而家口反
減於昔而居之悠然甚適亦不覺其閒寂可見吾輩
自有我在殊不以境遇為廣狹也彼境廣而廣境狹
而狹實販夫賈豎耳又足道乎

又

人惟自有我在不為物轉故能素位而行自然不淫
不移不屈觸處皆是不然茫茫滚滚毫無把柄豈不
為境遇所動哉

又

聖與佛皆言無我而僕獨言有我者即聖人之所云
素位而行釋門之所謂不為物轉也居易俟命素位

而行茍不有我則何以居何以素哉惟節老證之

與王雙白

不肖弟非不潑銘老和尚至心一者正當法門阨杌之時一者復值山頭困乏之際使老和尚時絀舉羸既已非宜俾不肖取之傷廉亦豈無愧故再四躊躇在弟分固不敢當義亦不敢居也幸切致老和尚收回成命竟已其事不然即交易既成弟斷斷不敢領也此白

致老和尚

雙白居士來述老和尚至心欲爲枋曲成一枝之棲是猶餓者而與之食裸者而被之衣也寧不感切獨

是山頭淡泊百端交迫之時不肖豈敢當此即老和尚相念極切不難剜肉相濟而枋掛分循襟萬不敢承故寧蹈不恭敢爾奉辭種種悉蒼眉居士口中統惟慈炤

東歸玄恭

坡老云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此段語最妙想見其胸中浩落之致但不知何以一轉念而遽自文曰吾儕為之便不類俗人乎弟年來頗悉個中況味第恨無一可慳則奈何嘗笑語所知曰吾若得如東坡但當學其慳悍然為之斷不學其自文謂不類俗人也寄此以資一撫掌

與惠而行

尊師書序足下詩序已成矣精微痛快處幾於筆歌墨舞致足樂也僕極愛足下之才而極欲有所裨益於足下故序中云云即不敢謂之古人之文不可謂非古人之道俟足下來面訂之可也

與慾堇上人

沽酒以遲陶令既甚非謂而必使陶令攢眉亦甚非情莫如惠之以秫俾其苦饑則以煑糜耽醉則以釀酒寧不甚善只此則慾公之過於遠公多矣吾嘗謂淵明爲晉徵士翛然絶塵固自千古吾獨怪其飲王弘之酒若徐子滄柔二十八年未嘗霑世味一滴是

不特愍公之過於遠公即徐子亦過於淵明也昨承
惠秋書此爲謝幷博一笑

與雪公

向見梁武帝與華陽隱居論書法其評隲古人過覈
疑其言之過近於鼎帖中見梁武書其神妙不讓右
軍始歎古人未有能言而不能行者雪公閒中幸一
展閱不特取其書法亦以見古人之所存也

答玄恭

索畫扇而詠及待雪因待雪而語及回天玄老眞放
言矣乎第不肖弟其何以當之回春寒谷而飛霜暑
路精誠能變天地於俄頃而子卿嚙雪十九年偉元

廬墓不西向者畢世而天又漠然若無聞吾於今者幾三十年天將回徐子乎抑畢竟徐子回天也惟玄老爲能斷之

己酉冬天氣甚暖玄恭忽來云待雪靈巖且出扇索畫雪景因贈絕句爲望同雲住半途連朝晴旭麗高衢知君素有回天志急掃吳山飛雪圖

與葛瑞五

弟託庇粗安惟以饑驅食力碌碌良苦然所最幸者匝歲紇炊强半而歲時魚菽必供室中鎮日長饑而塾席苜蓿必飽當一笑而領之也

與二弟貫時 時移居苕上

昔人云寧可一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先公嘗

云寧可幾日不讀書不可架上一刻無書皆千古名語也猶吾兩人寧居一處而不會面豈容一刻有異林之感乎即會面較數自不能釋吾心之怒如也

與楊明遠

昨見長君答札文筆楚楚殊可喜然老夫有一言進之必從此而擴充之勿局促于此便成文章矣總之文章猶龍可大可小可長可短可繁可簡可雅可俗始得寄語長君努力自愛

與葛瑞五

拙文奬詡過當是眞語耶承於周氏全孝傳中摘出過房二字下問益見老兄精心極矣虛懷極矣此二

字出元史九十七卷食貨志鈔法中弟於三十年前讀廿一史頗復記憶故用之耳

答楊明遠

作文非比賣畫苟非灼然信之於心而出之則其辭必不達其文必不傳況若死忠死孝何等大節何等關係而敢冒昧命筆乎此非尋常諛墓之比也不肖弟自恨土室四十年聞見寡陋平時不能搜討逸事以致猝然不能應兄之命也願少安之俟吾灼然有信於心自然奮腕操觚大書特書耳如何如何來銀册子俱璧上幸鑒入刻下正當奇阨朝饔莫辦五口嗷嗷然吾道固爾知兄弗怪也不盡

與周敉寧

血疏題語耑冊屬書具仞鄭重至意所以遲遲報命者生平一言片語不欲草草塞責何况於此茲者竭我所知以綴數行自謂可附忠介公之汗簡芸齋之血書以不朽而無愧者語云士伸於知己故於喬梓前發此狂言也

居易堂集卷之四終